聚亭文鈔

蒲生重章著

初編中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0
2

北海游草序 一
七香斎類山序 二
十六史畧校本序 四
紅葉館讌集序 五
日本雅事詩序 六
書画帖序 七
修身幼訓序 九
送舍弟帰北越序 九
送関鉄卿游清序 一一
送某游月嶺序 一二
贈上田連実序 一三
送岡振衣遊北海序 一五
送西村子俊遊加越序 一六
送伊藤公之欧州序 一七
送黄公度赴任序 一八
送肝付海門帰山形序 一九
送門生登富岳序 二〇
送小牧僧卿之任序 二二
寿村上佛山序 二三
寿依村薇山序 二四
寿鱸翁之序 二五
寿山田秋川序 二六
登不二岳記 二七
雪日訪小野湖山記 二九
遊亀井戸記 三一
墨堤観桜続記 三二
遊墨東梅荘記 三四
墨水夜游記 三六
遊墨堤記 三八
杉田村観梅記 四〇
観月記 四二
瀧俣観楓記 四三
芝浦打魚記 四四
海晏寺観楓記 四五
芝海観月記 四七
観櫻記 墨水 四八
観櫻記 向 五〇
野村君雅宴記 五一
枕流館雅集記 五三
堀氏宝刀記 五四
重陽讌集記 五六
感年會記 五八
観菊記 五九
観鞠記 六〇
共計四十四

文庫11
A1270
2

駿亭文鈔卷之中

東京

北海游草序

蒲生重章 子闇著

余年十八九時讀賴山陽文集其送大原某之蝦夷序有言曰彼接我壤者窟海澨而居漫眉于思唯弧矢之技是知繳于山擢于海以食緩之則縈急之則跳如是而已喜事者乃欲吏於其人而税乎其窟余窃笑其無識曰嗚乎山陽眼空一世而尚為此言乎夫蝦夷非我版圖北門之鎖鑰耶而欲外國視而弃之何其過也且夫戡戡之山可鑛洋洋之水可漁茫

柳田泉文庫

茫之野可鞼是天府也焉可度外視之乎宜專從事開拓富國強兵以備北冠焉既而朝廷以其地為北海道置開拓使其効年見矣己丑復山形縣知事柴原君游北海道獲詩六十餘篇名曰北海游草遠郵寄見索評及序乃繙之北海道十一州八十一郡及道塗所經仙臺盛岡青森諸作篇々精鍊風調高妙使人一誦三嘆如北海道行一篇尤其精神所注筆力奔放詩格雄奇逼真髣髴蘇而其事一一與余少時所見符殊可喜嗚乎使山陽見之其必爽然悔曩時之失言也柴原君既以吏能治功著而其文詩高妙亦又如此則洵為不可及於是乎序時明治二十二年己丑仲冬撰于青天白日樓中

小山春山曰文短而論大序大官之詩宜如此陳衡山曰議論甚好而用筆亦高古山陽復生亦當心折此詩得此序卓然可傳矣

錢琴齋曰於序文中發出如許絶大議論使君於此不凡

孫君異曰柴原君亦曾以此見責為識數語今讀此序真有関世道之文自愧不早焚筆硯矣

七香齋類函序

予往年囙間中禎卿。以交浪華藤澤君南岳。南岳乃寵贈題拙著偉人傳詩一篇。真千里神交也。頃者寄書曰。僕倣淵鑑類函。輯本邦典故逸事著一書。名曰七香齋類函。請子序之。且示其凡例目録。分類立門若干卷。帙若干。罔羅博採。可大益乎操觚。本邦類書。如此備具者。自古未曾有也。乃拍案嘆曰。大丈夫生不能雄飛立偉功。則當杜門著偉書。以藏名山耳。南岳真與余同臭味者矣。禎卿云。其庭種梅花薔薇蘭荷茉莉桂菊。酷愛之。所以名七香也。因想其人風神脫灑。超然物外。不附世熱者。又云。南岳本高松藩儒員。其先人東暎先生下帷浪華。一時學者宗之。而南岳弱冠喪父母。苦學衛道。慷慨憂世。方戊辰國事亟也。弃家奔走于京畿之間。或勸仕朝。南岳曰。仕藩盡力乃勤王事也。弗聽。迨藩廢縣制定。遂致仕。復遨浪華。以斯文自任。從遊甚衆。昔者浪華人文之盛。有懷徳院混沌社蘭洲北海竹山履軒諸賢。前後相繼而出。今七香齋之盛。不多讓之也。嗚乎南岳之身世及其所好。何其與予相同也。但予則始仕朝。其喪怙恃。則更少時耳。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羽峯曰。有識之言。足以知其爲人。又曰。應上文同臭味。無一滲漏。

其人可乎。故予及序其書。併記禎卿說與南岳語。以告讀此書者云。

南摩羽峯曰。語短而意長。可以爲南岳小傳。亦可以爲吾兄小傳。高尚之風。勁健之筆。使人併賞弗能已。庚寅三月十七日拜讀。

小山春山曰。因禎卿口語。叙南岳人品出處。而歸與自已同著書衛道。感慨周匝。可謂佳序矣。

錢琴齋曰。文筆條暢庭梅諸花之盛。恐不能及也。

善文若十八史畧校本序

十八史畧之行于世也尚矣。而文字漫漶。魯魚亥豕之譌。亦不爲少。讀者病焉。右崎受益乃就善本校讎訂正。且証據諸書。間加其案。爲訓詁註解。新標記其上。題曰十八史畧校本。謁序於余曰。將繡梓以便童蒙。予受而閱之。字畫正整。句讀分明。訓詁註解。比諸舊本尤明詳可。謂絶好校本也。乃謂受益曰。善哉子之有此舉也。蓋童蒙之攻漢土史太抵此一書而足矣。涪翁有言曰。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信哉是言乎。

昔者精里古賀先生途遇行脚僧行相語僧甚口說古今治亂成敗洎忠姦淑慝歷歷可聽精里先生聲然驚其博學高識臨別叩姓名及所師事所讀之書僧笑而不荅強叩之曰貧道無所師受又無所多讀但自幼熟讀一部十八史畧而已精里先生感嘆而別後常為子弟話最之云今夫世之諸生輩善熟讀此校本而收其功則當復驚聳碩儒如精里先生者然則童蒙之於攻漢土史豈不亦此一書而足矣乎受益曰善乃書以贈之受益越中人名謙清慎好學善文詩君子人也而其用心亦純故能修此校本云

朗廬曰多事者宜如此

又曰飜佞話為好文亦一手段

紅葉館讌集序

紅葉館結構雄傑翼然在芝區西南高阜之上其東南面海房總諸山歷歷可數環館多楓樹秋冬間特與紅葉宜故得名然四時之景無不皆宜誠東京之名勝也己丑三月二十三日清國欽差大臣黎公為春季親睦會以觴我邦文士於此館會者凡三十餘人余亦陪席是日春雨霏微捲簾則梅花弱柳在淡煙糢糊中庭前池水潺湲聲如琴筑殊有幽致倚欄而雨霽夕陽斜射窓前草木燦然皆成金色似天佐

黃曰起筆突兀

又曰眼前景光俯拾即是

小山春山曰情景並盡

黎公之高會也。黎公詩先成。衆和之。少焉嘉肴美酒。清歌妙舞。紅袖勸杯。衆皆酣醉。余謂此會實四美具二難并不可無。詩乃為歌曰。

爰卜良辰兮三月二十三。景何壯麗兮一望海山兼。心胸開拓兮座客多非凡。人世至樂兮詩酒接膝談。黎公雅量兮衆賓與皆酣。吁嗟可樂兮詩韻信手拈。

黃吟棋曰。意在筆先。筆隨意到。鋪叙有法。情景逼真。

孫君異曰。詩歌誠佳。余尤愛其序文。淵雅不讓古人。

日本雜事詩序

黃君公度既來日本之一年。余始與訂交。又半載出其所著日本雜事詩示余曰。僕以他邦人述大邦事。知不免隔靴搔癢之譏。且措詞未善。或誤以為有所刺譏。則與不非大夫之義相背。尤非僕志。子其為我糾繆而正之乎。余受而讀之上下三千年間。政躰風俗山川名勝。以洎服飾方言。時好技藝之微。一一臚載無遺。無飾如觀掌上紋。何其博而詳也。雖然。其博而詳。為有目之共覩。人人皆知之也。獨至其立論之正。寓意之遠。時隱約於字裏行間。則非驟讀之所能

春山曰三首太佳

窺也。如曰方戴上枝歸一日。紛紛民又唱共和。如曰群公衮衮攘夷策。獨幸尊王籍手成。如曰斷盡臣頭臣筆在。尊王終賴讀書人。如曰杼軸雖空衣服粲。東人贏得似西人。如曰破產爭求番舶物。只贏不買阿芙蓉。凡維新以来政事之變遷。皆爬羅剔抉。先獲我心。真如倩摩姑搔背痒。快甚矣。隔靴云乎哉。夫詩也者。所以道政事。觀民風者也。今地球萬國。互相往来。彼政教之善者。每採譯其書。以補吾偏。以救吾弊。況我與漢土同文之國乎。公度隨其國大使駐我東京。舉凡睦隣修好之道。無不盡。世皆稱為謙謙君子人。

玆即其所見。發之於詩。蓋念兄弟之國。輔車相依。不忍如秦越人之視肥瘠。其言微而顯。婉而成章。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者也。吾邦人讀而愛其言善矣。即以為刺譏。而賴此詩發奮自勵。比之他山之攻錯。雖非公度立言之旨。邦之榮懷裨益不既多乎。若束之高閣弃而不觀。吾末如之何也矣。噫嘻。

大日本明治十四年辛巳榴花月。蒲生重章子閭撰。

黎蕊齋曰。公度才人。所作紀事詩。蓋古竹枝之比。序能觀其深處。前後一疑一釋。禮讓各足。夫何間然。

書川文休書画帖序

余恒笑曰舍兒米都下持帖東西奔走乞時流書画以為至寶者東坡曰曹蜍李志輩書字正與右軍父子爭衡然不足傳也所謂敗筆片紙皆傳數百歲特存乎其人耳余之平生持論亦如此故時流之書画入眼者益寥寥矣己卯夏皆川文休千里来訪出書画帖謁序於余余笑曰子亦為此田舍兒舉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所集書画何人之筆曰某某曰某某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某某之書画皆不足觀乎曰非不足觀也益足傳者少也請把其不足傳者悉削之曰古新謹奉教矣然僕之意則別有在焉僕方維新之初承乏之奉職東京府與片桐義卿俱得罪下獄後出獄廢黜于鄉者有年此先生之所知也而今以事再游此地邂逅舊知真望外之幸也顧吾老矣歸鄉恐不能復見諸君故乞其書画以歸觀以自慰焉耳先生幸憐其志為賜一序回有此哉子之眷々乎故舊也此乃余之所欲言蓋其可傳不在彼而在此也今夫就炎棄寒負恩忘舊者滔々皆是而文休獨百折不屈不汲々於彼婉孌者而眷々乎老鯁偃蹇如余者余安不樂而序竟書其帖首文

休名古新。號臨川老農。越後蒲原郡帶織村人。好學善作詩。往年罹禍。益公冶長之類云。

重野成齋曰。起首陡然而来。中間問對一節。佳譲可傳。可以為乞書画者之戒。

小山春山曰。一筆抹掇時流書画。別拈出可傳者。落想絶高。有此序。此帖可傳也已。

小山春山曰要言不繁字字金玉

修身幼訓序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人而無德。是驥之不若也。豈不悲哉。故父師教子弟。宜先使之誦古今聖賢嘉言。以蓄其德矣。樟陰木澤君夙原於文部省小學校規則綱領。向著初等修身幼訓數卷。大行于世。今又著中等修身幼訓。徵序余。余閲之。其言皆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者。司馬君實曰。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嗚乎人孰不欲為君子。苟欲為君子。宜朝夕朗誦此書。以蓄其德。此則展其驥足之道也。是為序。

送舍弟後得將歸北越序

庚午初夏舍弟後得將歸北越余告之曰世之人常汲汲求富貴而不知富貴之汲汲求人也是富貴之所以難得也嗷夫富貴者造物尤吝之豈無故而妄與人哉苟富貴無故而至則君子避之如蛆蠅糞穢也嗚呼焉有君子而無故而處于富貴乎夫學德藝術有乎身者富貴必汲汲求之而其人不自知也學德藝術無乎身而汲汲求富貴富貴竟不至焉若夫學德藝術無乎身而汲汲求富貴而富貴紛然至迺是非造物與之也其人竊之也君子賤之如蛆蠅糞穢而蛆蠅糞穢乎今之世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成名今後得好學業醫為仁之道自有在焉苟他日學德藝術修乎身而有餘則富貴必汲汲求後得何必奔走于紅塵十丈之衢而汲汲求富貴哉後得其去矣越故鄉也西山之薇信川之鱒今方及時可謂富矣詩書滿架所修天爵亦貴矣天之富貴後得者亦自有在焉而又何必求世之富貴為後得歸越其出斯文於杯酒間以示吾堂兄峴陰先生先生不汲

汲乎世之富貴者必不以吾言為妄也

小山春山曰規箴之言友于之情偲偲怡怡溢于楮表

重野成齋曰世人汲汲求富貴而不知富貴汲汲求人真是警策反覆諭戒理盡情摯丙申七月初四妄批

送閔鋭卿游清國序

筆江曰一字削又曰近日航海西游者跡相接而未見一篇作此篇切中時病

吾友閔鋭卿將遊清國請一言於余余曰善哉子亦好游乎吾請為子語游令夫飛火輪駕長風游海外萬里之國者一年而及其歸也求一部半編之著或無有也苟如此則游猶不游此之謂徒游矣然則游之道如何曰觀於其邦俗殊方之文物之美惡則記自其人士應酬之語以至飲食衣服玩好之微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莫不皆記浩然成卷以為歸遺夫如是之謂勝游矣鋭卿既已好游決非徒游者而又邃乎書法

後鍊卿有故不來可惜

精於詩學。一旦慨然載筆硯飛火輪駕萬里之長風飄然西游則我知其至也助之以異邦江山之秀研之以同文大國之雋其邃者益邃而其精者亦愈精其所筆記必至數十卷以歸遺同盟誇其勝游豈不亦愉快乎子其行矣我復何言

川田甕江曰簡而要明而約頗有姚江筆意

小山春山曰此時画工老山自游清國歸而未聞有文士游者游以鍊卿為嚆矢乎鍊卿其勉旃

孫君異曰遒逸

送友人某游月瀨序

月瀨之勝余耳之久矣及讀茶山星巖諸先輩游月瀨詩益欲一造觀不勝魂飛神往也一日有客持月瀨橫披來其圖萬梅夾溪倒生橫生老樹槎牙或抱怪石而蟠或掠急湍而垂茅簷竹籬楚楚點綴其間而東嶺吐月月光倒射一白茫茫真仙境也乃題其後曰幾歲神馳月瀨灣今對此圖便解顏不題疎影暗香句欲破鬼膽筆幾刪我儕死後梅花月誰著好詩驚世間客笑曰自負亦甚矣然詩自怪奇不出乎茶星二翁下而況今世詩人乎欣然持去今子游其

地。其景勝果與今所見圖同乎。吾詩亦可以抵月瀨之勝乎。游客題咏復有如茶山星巖者乎。姑書以問之。

重野成齋曰。一詩破天荒。文亦趺宕。

傳懋元曰。疑不食人間煙火者。

孫君異曰。前見森槐南月瀨十律。並金井烏洲圖亡。早經神往。今讀此妙篇。更動遊興。未知何日償其願也。

小山春山曰。槐南十律。烏洲一圖卷。恐不如此一序簡潔雅健可傳也。

贈上田逮實序

男子之所以為男子者。以其力田也。故男字从田从力。嗚乎古人製字。其意深矣哉。今夫人之生也。無食則死。故古者聖賢未嘗不孜孜勸農也。不徒勸之。躬耕而力田焉。舜之耕于歷山。伊尹之耕于有莘。諸葛孔明之耕南陽。皆為此也。然而今世士大夫大抵飽食煖衣。逸居晏眠。終身無所用力焉。又安知農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晝之于茅。宵之索綯。一生役役用其力之勞且苦哉。不翅不知其勞且苦。甚者則罵之賤之曰田夫野人。甚哉其不知本也。庚午歲。上田

速實從余問奇字。余乃語之曰。余之耽乎奇字也三十年於茲矣。以硯為田。以筆為耒耜。深耕易耨。不知飢寒困窮之逼身也。其勞且苦。蓋有甚於農夫之耕耘收藏。于茅索綯者矣。然而三十年間。終不得一粒之祿米。徒有奇字怪文之蜿蜒蜿蜒蜒蟺乎胸腹耳。豈不亦哀乎。然竊思天既生我為男。吾用力於斯文。以致力田之勞焉。則亦可以不忘本而荅天也。是以終窮餓而不疑焉。既而朝廷擢以為史官。終得食于文字。乃早朝晚罷。孜孜焉操筆耕而耕硯田。編修國史。以荅天恩。嗚乎余也擣昧。雖不能庶幾乎古之聖賢。辯伊尹諸葛孔明等之萬一。亦不負身為男子也。今問奇字於余。余既不能如揚雄之談博。乃聊舉男字以荅之。若夫文字之尤奇怪。如龍如蛇。蜿蜿蜒蜒蜒蟺者。余將芸窓編述之暇。悉吐露以驚子之耳目也。

小山春山曰讀此文不奮激自立者非夫也

然士大夫識字一男字而足矣。且子之姓上田也。名速實也。子其不負其姓名。而亦操子之筆耕。力耕子之硯田。而種經史。子集之佳苗。而速收其實。以俟國家之大用。勿負天之生子為男可也。

重野成齋曰。以男字解力田。意匠高奇。惜筆耕研田等字落于纖巧。

壬午十二月妄評。

春山曰守重勇毅之於如畫

送岡振衣遊北海道序

昔者德川覇府旗下士。有近藤守重者。奉命巡視蝦夷。履北溟之堅氷。凌朔漠之深雪。東窮魯西亞國境。西抵韃靼國界。其航惠土路府也。遭颶舩將覆。夷人困頓不能操楫守重擐赤甲戴鹿角標冑拔長刀瞋目立舩頭叱夷人曰汝不努力操楫我悉斬汝頭夷人恐懼而操楫既達則魯人已建十字架柱。守重怒而拔之。乃更建一大標。大書大日本惠土路府。又到知由須駕島。島方二百三十里。恩威兼施。夷人悉服稱守重曰赤鬼。稱島曰近藤島云。今振衣遊北海道即守重所經歷之地也。請問之土人。故老口碑尚能說之否耶。顧彼以威武嚇之。故有赤鬼之稱。振衣以文德懷之。夷人必服其仁慈。且夷人質樸就其所見而下稱號。其必見振衣黧面而黑髮鬚著黑衣當有黑佛之稱焉而其文筆之銳亦兼赤鬼之勇則吾知北海之魑魅魍魎皆畏振衣而辟易逃遁也。夫魯西亞韃靼諸人。若能解漢文則亦卒畏服振衣也。必矣豈特如守重服蝦夷人而已哉。振衣到其地則請嘗試之。

又曰使人噴飯

小山春山曰。最振衣處。言諧而義正。此吾兄之憤

手。

重野成齋曰。末段奇想天外。已丑六月拜觀。

傳懋元曰。一種奇闊之氣。睡眼為之一醒。惜不曾同遊地背。網羅奇聞也。

孫君異曰。通篇以奇制勝。末段尤有意趣。鹿門得此。其喜可知。

送西村子俊遊加越序

成齋曰引典切當

余嘗修私史。為武田耕雲竹内子實諸子立傳。至其間關嶇嶇於加越山河之險。而乃折食盡乃投加藩乞降。哀英雄失路。龍鍾狼狽托足無處。攬筆慨然者久之。子俊令載筆遊其地。弔耕雲以下三百五十餘人墓。其亦可慨然以賦矣。昔者韓退之如東京路出田橫墓下。作文祭之。其辭慷慨悲涼。一讀使人淚下。古人評之曰。抗聲吟之。直有天崩海立之勢。豈非其憑弔英雄失路而慷慨之氣悲涼之音不期其然而然者耶。余是以知子俊之文格其亦必變乎此行也。

行矣子俊。余將俟子之歸。取余所作耕雲子實諸子傳。供酒以奈胠子之行。囊而出其文章。抗聲吟之。則果有天崩海立之勢。足以慰英雄失路之靈。歟子俊其必養文氣。勿負乎余之所望。則可也。是為序。

重野成齋曰。得昌黎之氣力。甲申十二月。

小山春山曰。慷慨激楚。自董邵南送序得來。

聖王之有天下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此古今通義也。或有紊此大義者。則天人俱誅之。是以我邦君臣之義。明白較然。莫敢容喙於王土。王臣之間者。豈不闢哉。近日無識之徒。眩惑洋說。而公然弄筆論曰。王土王臣之語。不可復行于今日開國會之時。惡是何言也夫。

日本國王者。有日本國之名也。而日本之土。日本之人。謂之非王土。而可乎。果如論者之言。則國無王也。惡是何言也。其罪不容乎死矣。然而猶

老毅曰謬誤能言

滔天下。恬不之怪者何也。是無他。眩惑洋說而懵乎名分大義也。豈不哀哉嗚乎。無定見於己而取法於人。不至於眩惑者幾希。可不畏乎。可不戒乎。今茲壬午春參議伊藤公奉 命將之歐洲取憲法於彼以佐我治焉。余於公無宴游一朝之好。然與其亡友木户公相識。木户公謙讓數與余語。雖書生之言不敢弃。余因知伊藤公亦不弃余之言。而賜覽觀也。且公此行。係 國家大事。不可無一言之獻。遂言當時論者之惑以為獻

鷲津毅堂曰。確論。可以破時輩大惑。

篁村曰一矣轉尤妙

送黃公度轉任米國領事官序

余嘗讀晉書。至於羊祜陸抗方對境搆兵之時。使命常通。以酒藥相遺。飲之而不疑。服其宏懷雅量矣。歲戊寅。清國黃公度奉使命來我邦。留寓五年。與吾輩詩酒徵逐。驩然不疑。如舊相識。余又服其宏懷雅量矣。然今清國與我邦交際日篤。非如晉吳窺釁相閱也。公度之驩然不疑固宜矣。余第欽其人。君子不讓羊陸也。耳公度博學能文。嘗作日本雜事詩。俾余序之。其書諷喻懇到。藹然君子之言。於交際和親事蓋三致思焉。今茲壬午任滿轉任米國領事官。將發余

因言此以為別且告曰公度至米國亦當有米國雜事詩之著書成請寄一本余雖不肖將復序之時大日本明治十五年某月蒲生重章撰

島田篁村曰說兩國交際在有意無意之間可見作者苦心處

小山春山曰引羊陸輕々叙去文情瀟灑

送肝付海門先生歸山形序

令藤悔堂嘗過余廬說海門之勝曰嶽自海中蜿蟺而起波濤打嶽下如嘯白雪其麓左右灌木路皆小石蹈之鑿々有聲愈上石色皆赤隨蹈隨崩或少失脚則與石俱滾下不可止行半里赤石始盡樹木皆堅瘦樹皮被苔鬚々如毛髮樹木盡而入黃茅中深沒人排之而進多躋躅樹皆盤曲梢上齊整如剪至絶頂立石以祠嶽神路傍有濕氣手堀之涓滴出焉須其澄乃掬而飲之味甚甘最高處有巨石坐焉而下瞰四方空豁薩隅二國在眼底郡邑歷々田疇繡

錯。皆如平地。葢身在高。不見岡阜也。北下有巨浸。汪洋千頃。所謂池田池也。其外又有水如鏡。曰鏡池。其東北遠山。皆在煙靄中。西南則大海際天。島之最大可見者。曰屋久。曰硫黄。眺覽之間。神氣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想。余聞之。不勝魂飛神往者久矣。今茲甲申三月。遇肝付先生於東京翔坊先生以海門自號。其人甚瑰奇。其音吐甚宏壯。其耳聾而不聞人言。獨喜笑怒罵。壓倒座人。詩文援筆輒成。其雄峻者。如海門屹立。清遠者。如波濤嘖白雪。奇麗者。如躑躅著花。奇崛者。如巨石立嶽頂。富贍者。如田疇繡錯。殆使人目眩。

眩葢先生生千海門之下。其神氣之所感。秀靈之所鍾。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嗚乎。吾於是乎。雖未見海門之勝。亦猶如見也。先生久宦遊羽之山形。今復將歸其地。故書此以贈之。不知余之言。果當否乎。恨不得起晦堂於九原而質之也耳

重野成齋曰。前半全是游紀。後半一一照應。魏氷叔評其伯兄送友人其序曰。大是滑稽。然漸近金聖歎一派。予於此篇亦云。甲申四月。

送門生某登富嶽序

門生某將登富嶽。余謂之曰。子恐不能窮絕頂。其赫然作色曰。先生何輕余之甚也。小子雖懦弱。既已理鞋韈。不窮絕頂弗措也。余曰天有陰晴風雨之變。人有疾病勞倦之故。是以不遂初志半塗而止者衆矣。豈獨登嶽而已哉。夫志斯道者。孰不欲一躡至其至而非剛毅強忍百折不屈烏能得遂其初志哉。往年吾友岡天爵登嶽而歸。余問之曰。絕頂壯觀何如。曰為風雨不窮絕頂而歸。夫剛毅強忍如天爵能文好奇如天爵而猶尚如此。況子乎子若能窮絕頂則必於斯道有悟焉。余亦嘗盛夏登嶽。至第八成風雨暴至。繼以雨雪。十指皆龜。同行皆欲不窮絕頂而歸。余不肯。宿第七成石室。以俟霽。其明快晴。遂窮絕頂。絕頂有二泉。曰金銀名。雖大旱不涸。土人以為神水。余出所携風字硯。滴金泉磨墨題詩曰金泉磨墨書新句。筆下錚々覺有聲。又有句曰一層自有一層好。斯道誰知仙個高。嗚乎使天爵窮絕頂。金泉磨墨作文詩。則其錚々然者必陪余作矣。余到于今為天爵惜之。今子之軀雖不大健。心則剛毅且既曰不窮絕頂弗措也。果遂其初志。亦能磨金泉題文詩。作金石

聲乎又能有悟斯道之深高乎余欲俟其歸而觀之子其行矣是為序

重野成齋曰文氣飄々然如天風自嶽頂吹下壬午十月妄評

小山春山曰躬行實踐語々有味壬午嘉平月於禿悶室拜觀

送小牧偉卿之任序

孫君異曰一言立骨

庚寅之一月小牧偉卿為奈良縣知事將之任往年余奉職太政官與偉卿為同官今之行不可無一言之贈乃謂之曰古之吏士者為人民所愛其情如家人父子或請其留任或建生祠矣今之吏士者多為人民所疾其情如塗人或訴其不直或請其轉任者何也蓋由乎誠不誠也古人視民如赤子饑則與之食寒則與之衣力恤其窮至誠如此焉有不感戴者哉今之吏士者多急于土木立功而不省民產衰薄或公責民產不從則待之以刑律威力致民之斃々

這席不亦宜乎聞奈良縣去歲有水災窮民尤多偉卿之賢汲汲於撫字也審矣昔者唐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治民豈有古今之別哉請以為贈孫君異曰語重心長深得贈言之旨庚寅春仲入拜讀未竟請其留社夕小山春山曰語簡而治民之要盡矣文何求奇哉

余奉鄉太翁宦與君卿哥哥庚寅冬一月小林章哥為余與君卿哥哥

壽佛山村上翁七十序

佛山村上翁令嫒已卯壽躋七袠將卜五月某日開壽筵於其鄉里先期遍徵詩係雪月花者於海內諸名流余亦與焉而余拙于詩者也何足以黷翁之覽然竊以為能詩如翁而猶徵及余所謂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者耶乃不辭而書舊製二首以為貽既而悔曰書不自慊者以貽何足為壽哉不若貽我近著偉人傳第二編以壽之編中慷慨能詩有若梁川星巖者好嗜潔白有若白貴子者而白貴子傳中雪月花皆具焉則與其所徵適相符又星巖白貴子皆隱君

子也翁亦隱君子也皆近世之偉人而愛雪月花者也請翁焚向如菅丱者讀是編其或有絲麻之用夫昱翁之仙風道骨白賁子之素撲白趣相伴以侑壽杯於翁翁必驩然有愜乎心豈不亦善乎是為序。

又曰可以舉一觴

坂谷朗廬曰。余知翁翁讀此篇繙偉人傳。必欣然有作遣興。不特自壽也。

壽濱村薇山六十序

人之有才行德藝者之謂士。士而年高者之謂壽。故壽字从士。吾友濱村薇山為人温厚博學。能文詩。尤精乎爾雅說文。傍工鍊筆。今茲丙戌。丁其華甲。町田重野諸君為設祝壽之筵於墨東植半樓。以會同人。余亦與焉。乃謂諸君曰。夫壽者久也。薇山之勉學力行。可謂久矣。諸君及余之交薇山亦可謂久矣。而薇山既有士君子之德。而年亦高。則與壽字義相副。諸君之壽之不亦宜乎。遂歌以侑之酒。其辭曰

深山之木石龜蛇兮。經年萬千。頑然空閱世兮。又奚

足言人之無才行德藝兮。年高不足傳乃人而木石。
龜蛇兮。其人真可憐薇山之叟兮。那其然既值華甲兮。齒德並全爰侑壽杯兮。墨陀之川醉發浩歌兮。九如之篇。

重野成齋曰。全篇以字說終始。以薇山所長也。意匠尤妙々。丙戌六月初五。

巖谷一六曰。輕々著筆。尤覺雋拔。精庵述業中。一種妙品。

成齋曰名句

鱸彥之七十壽序

近日統計家云。全世界人口大約十二億。其命數平均三十八歲。其四分之一多不至十七歲而死。其至百歲者。千人中不過一人。至六十五歲者。千人中不過六人。然則至七十者謂古稀。誠不誣也。今茲壬辰。吾友鱸彥之年方七十。交遊門生卜三月某日。設壽讌於不忍池長酡亭。余亦與焉。嗚呼余辱彥之之知。幾乎四十年。始訪彥之於房陽谷向村。彥之一見以國士見待。賦詩示懷。有四海斯才推畏友十年以長愧難兄之句。是時余弱冠落魄江湖。學未修。而彥之

蘭隩曰壽人自壽文情雙絕

謙讓待人乃爾。厥後余東西漫遊。困學廿年。乃獲與大都士君子並立于文壇。抑亦彥之賜也。今日之讌。豈可無一言乎。乃謂諸子曰。彥之為人誠實溫厚。尤敦乎人倫。此其詩所以妙於天下也。試把三百篇讀之。其咨嗟咏嘆之妙。皆不外人倫日用之間。彥之詩亦猶如此。宜矣其詩名高於天下也。夫全世界之人口十二億之衆。而大抵皆與艸木同朽。不亦悲乎。其中留名於天地間者。僅僅數十百人而止耳。而余與彥之幸不與艸木同朽。則亦已壽矣。而況躋六十壽域乎。諸子皆曰洵然。遂書以為壽序。

山田新川七十壽序

余嘗言善作詩者其齡必長。壽何則。詩出乎性情之正者也。苟性情正。則其人自不得不長壽也。世之少年才子善作詩而夭有短折者。是或多欲害生。其性情未全正也。古人曰學則老而不衰。豈不信哉。勿論乎唐杜少陵宋陸放翁。我邦詩人亦多長壽。如余所識梁川星巖村上佛山大沼枕山森春濤。皆齡過七十。近時生存者。則小野湖山岡本黃石鱸松塘向山黃村諸子。亦皆齡過七十矣。今茲丙申。山田新川齡方七十。白鬚鬆々如神。卜三月十五日。設古稀壽讌

於不忍池長酡亭。余亦辱嘉招。而適以事不赴。聞會者一百餘人。新川席上賦詩以自祝。其詩温厚。亦可以與古今詩人並傳。則其性情之正。可知也。已宜矣。其齡躋古稀。壽域而猶矍鑠也。於是乎序。辱交蒲生重章。

重野成齋曰。詩人性情正者。其壽長。此乃鉄案。丙申四月拜批。

春日曰末段伏筆

登不二嶽記

歲甲寅。余游甲寓雨宮發。知家發知頻勸俱登不二嶽。廻卜七月十日。蓐食發谷村。上午抵吉田村。飯於竹屋氏。雇壯丁一名。令擔行厨。泊筆硯衣服芒鞋為鄉導。下未入大麓。有神祠跪拜。驟然雨至。雲霧冥濛。咫尺不辨人顏色。既而開霽。右折至洞穴。膝頭結芒鞋。匍匐手燭而入焉。石氣冷冷寒入心骨。穴内摹之。似鎔銅鐵而沃之者。其形如人肋骨。又如腸臟。土人呼曰體内。入十許歩。豁然有廣處。可坐數人。又入數歩。洞窄不易入。且燭將盡。廻出。雨又至。勞甚。鼓勇登

櫻泉曰壯快可想

春山曰西人登泰山記往々有此等形様恐不如富嶽之實然也

數里得石室。日方暮。乃入宿焉。山程以合計。九十合。余所宿第七合也。是夕陰雲蔽下界。山上獨霽覺月可捉。夜氣凜々。添綿衣猶寒。不可寐。蒙簑衣縕成眠。五更起開行厨。提燈又登。詣神祠。又登。天漸白。四顧曉氣莊々。到絶巔觀金烏躍于東海。異光奇彩奪目最為壯觀。嶽頂以古昔噴火無草木。八合以下僅生草木。木則石楠落葉松之属。然不能長。粘地而禿。草則肉蓯蓉。薤蔭之属。肉蓯蓉人尤貴之。以為神仙不死之藥。徐福来求不死之藥。恐即是也。山上之水。茶棚貯雪汁大樽。一椀直錢十六孔。巔僅有二泉。曰金名銀名。盃如天露。溜於盌四者。雖大旱不涸。人尤重之。以為神。余掬飲之。清寒手龜齒齦。若使此嶽在西土。漢武烏用金莖露。余出硯滴泉水。磨墨題詩云。金泉磨墨書新句。筆下蹔々覺有聲。發知視而大笑曰。恐被山靈嫉。已而天色俄然變。奔雲潑漆石氣吹寒。颼々颯々。横卷雨雪。氣候如嚴冬。十指皆拳不能持杖。々名金剛。九登嶽者。必携褞於石室待霽。命山翁烹粥。發知怒曰。子連作詩賦驚山靈。故如此。余曰否。不然。昔者韓文公作詩開衡山之雲。詩山靈之所喜。豈嫉之哉。但恨吾詩甚拙。不能髣髴乎嶽

又曰奇想足以慰山靈矣

之神異。然山靈果喜之則我當更作一詩而默禱焉乃操筆題詩云詩賦畫圖爭得真巍然獨立聳雲間提將數寸管城子難矣欲摹萬仞山發知視而喜曰子尊崇嶽至矣山靈必喜焉粥已熟乃啜之體氣漸暖雨雪亦尋霽發知大悅時已下申延取路於嶽東謂之須走口壯丁出小鞋大鞋使重著之余頗怪之發知曰此防砂礫傷足也延上路砂礫如流一滾而下須走之名洵不誣既下溽暑如蒸熱汗濕衣山上山下氣候相懸如此嶽之高可知矣發知謂余曰世傳孝靈御宇歲庚申此山一夜生子以為如何

櫻泉曰天地之句發開千古迷霧語甚奇峻

余曰天地之氣漸開積陰重霧一朝忽然解散而人始認此嶽焉耳發知曰理當然日已暮矣延宿于竹下逆旅篝燈記々畢猶覺煙雲滃勃繚繞筆端也

岡鹿門曰簡挾不似從前記嶽徒事夸張

又曰天地之氣一語不止新奇特有至理以此語牧全奇大有趣致

小山春山曰天色俄變數語悉絕巔之狀一讀心悸魂怵筆亦有變化之妙

小牧櫻泉曰一陰一霽一寒一暑處々映帶乃覺當日景狀宛然在目

記雪日訪小野侗翁

明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早起啓戸。飛雪漲空。吟心鬱勃。剡溪之興不可抑遏。顧念平生交游多致身青雲冒雪朝天。無可與為樂者。獨小野侗翁久在閑地。其不忍池之居占山水之勝。是豈不可訪耶。乃被毳蹋屐而行。飛雪益盛。巷徑皆没。沿池彳亍。認翁居而入焉。翁延余棲上。温酒烹肉。隔玻瓈障觀雪。樓對東台。桄西湖。瑶葠王樹。四望皚然。無復一點塵埃之遮。吟眸矣時水風卷雪。霏々拂々不辨行人鳧雁亦避之。相集于折葦枯蘆之間。嘎々作聲。風雪稍間。則

海南曰果是實見之語清遠之趣如見

成齋曰不亦妙乎作類如此何如

復汎々乎湖面。既而暮煙横林。鐘聲度水。其幽邃清遠之趣亦可愛也。乃朗吟曰。衝寒来訪忍池邊。飛雪紛々歲晩天。金卯何求纏肘後。玉杯只合慰生前。水禽嘎々和閒咏。山樹濛々帶暮煙。不省人間無限債。吾儕即是酒詩仙是歲。

春山曰金卯句暗與前朝天句應

来月二日。故曰歲晩也。嗚呼。自非閙廢安得方此歲月崢嶸世途齷齪之時。終日詩酒賞雪。以擅幽邃清遠之趣。而風流逸興駕古人哉。益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天之乘除不亦妙乎。因相視而笑。更傾一大白而去。

朝廷始用大陽暦。除夕在

藤野海南曰。致身青雲。不與此興者尚可也。如余抱関擊柝而負斯勝遊。抑不亦傷乎。此日有詩。又對高文。録乞憐請。又一笑而傾大白。

天飇剪水紛飛屑。想像山河窮妙絶。驢背無由去探詩。却投官署侵風雪。

又曰是等之記。多苦于結法。今顧篇首說天之乘除。而不妬不罵。只相視笑之中。稍帶自得之意。淡然而止。敬服敬服。

小山春山曰。吾久慕二君之所得。而未得者。讀此篇。艷羨又慨嘆矣。

遊龜井戸梅莊記

蒲子閒居。詩友二人來訪曰。聞梅莊之花候方旺。請與君訪龜井戸。余曰諾哉。乃謀春酒一瓢。與二人更肩之。到梅莊。則萬樹盡開。皚然奪眼。有一樹夭嬌蟠地。古苔皆作老龍鱗。所謂臥龍梅也。迺移榻于花下。呼當壚少女温熱酒。無下物。乃買醃梅子。以佐酒。余謂二人曰。梅見於古書者多矣。而唯取其實而已。詩書周禮禮記左氏傳管子淮南子山海經本草皆然。獨詩以為嘉卉。而大戴禮言其華。詩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大戴禮曰。正月梅杏杝桃始華。然。玩其語氣。

鷗村曰乃買醃梅子以佐酒一句提起下文妙

詩

若不甚賞花者今我輩既賞其花又食其實則花實兼取眞可謂梅之知已也已言未畢東風一陳驀然來落花紛紛下頭髮衣袂皆白家相顧叫絶奇余視掌中杯花片汎汎乃并而吞之顧二人曰吾肚腸皆香今日所作之文詩亦當帶清香二人笑曰洵然是花神之所助也談笑間既倒一瓢乃又謀一瓢酒就歸塗一人顧余曰可繪一幅蒲子醉歸圖也一人朗吟曰誰言和靖梅知已疎影橫斜未盡奇余乃和曰休怪吾詩香且潔落花和酒沁吟脾且飲且吟醉步踉蹌初更還家二人者片桐石崖島霞谷也霞谷善

文曰至是出二人姓號所謂畫龍點睛乎

畫石崖能詩安政六年春二月下浣蒲生重章子閭記

姚子梁曰予亦有龜井户觀梅記遠不如此文之雅潔杉田欲游未果來春若偕製亭同往當用東坡後赤壁賦之例為一記但不知能免續貂之誚乎

森鷗村曰世之觀梅者率賞其花而不及其實獨此篇歷引古書以證可併取其實事是蒲生君之與世人異取舍處

墨堤觀新緑記

壬午夏五月念一日。余與學友三人。觀新緑于墨堤。是日天陰風軟。紅塵不起。緑葉含雨氣。空翠欲滴。樹下行人。鬚眉皆青。一道清流。洲渚蒹葭青如掬藍。吟眸殊清。覺太勝春。因顧三人曰。春風駘蕩。櫻花爛漫。綺羅連袂。紅塵撲面。方是時。吾閉門不願出。南風薰新樹翁鬱。緑陰如水。方是時。吾欲曳節而試步夫。春色如美人。雖可愛。奈易老。何又嫌其鬧也。夏景如高士。雖不可狎。澹而不厭。又欽其清也。且夫黄鳥睍睆。于凡桃俗李之間。孰若子規裂帛叫乎碧雲緑

松塘曰一篇精神在此一段矣孫君異曰好左證松塘曰吾兄行文中往々挿入詩句以成風趣此其慣手中洲曰亭前二句雖實景少碍文氣割愛似可

樹之高。牡丹芍藥之獻笑。呈媚孰若芭蕉梧桐之分緑送涼。古人有句云。平生性癖耽閑澹。不愛繁華愛緑陰。此詩先獲我心。子等以為何如。皆曰洵然。既而投一酒亭。號柏葉。結構素樸。壁席雅潔。酒醇羞美。各盡歡而醉。分韻賦詩。余先朗吟曰。長堤春暮少人行。樓上不聞絲竹聲。新緑蒼然清於水。恰愜幽人世外情。亭前水田蛙閙々。也勝酒間絃索鳴。吁目之所觸耳之所聞。愈覺夏淺勝春。乃記以示三人。三人者島田敬甫鱸彦之小山毅卿也。

島田篁村曰。墨堤夏初之風景。寫得如画。第詩未

成而吾兄既有此大作才性之相懸一至此乎憨

憨

鱸松塘曰真如展一幅青緑山水横披奇觀々々

孫君異曰不愛春而愛夏可謂別抒偉見迥不猶

人若僕則嵗好秋聲宜其不合時也

遊墨東梅莊記

梅莊在柳島龜井户者蓋最舊矣而在墨水東邊者

次之故二莊以新舊分稱之其餘小小者在各處指

不勝僂也辛未春正月六日余同鷲津長阪二彦遊

新梅莊午後取路於淺草橋水風吹面如刮寒甚水

上不見游舫一隻花候之未至可卜也下墨隄取路

田間斗折蛇行而進竹籬茅屋小橋流水之字之徑

十字之路不知梅莊所在問一村女曰沿小流而左

折則萬梅滿園此即新梅莊也余笑曰十年前曾遊

此時爛醉令皆不記乃從女言行數十步抵梅莊門

揭一聯曰。春夏秋冬花不斷。東西南北客爭來。盖莊中所種不唯梅花。故云。而今春尚淺。百花未開。唯梅花面三枝才報春信耳。憩梅樹下。拈韻賦詩。余詩先成。有回首曾遊夢一場新梅莊是古梅莊之句。如所謂舊梅莊則茫如隔世也。余年十九寓于舊村松藩下邸。邸在舊梅莊側。故屢遊焉。而今已二十一年矣。驚津和韻成。有辜負豪華避酒場。萬梅花底入村莊之句。時驚津罷官樂幽閑。故其言如此。長阪亦詩成。日既下舂。乃就歸路。舟渡墨水上。有酬樓而酌三杯耳熱。體氣漸暖。縱論當今學士之文。曰某之文簡古清奇。如鍼枝搓牙。冒雪而發。則令日所見新梅莊兩三枝之花也。驚津曰。否々某之文乏乎氣骨。未可謂鍼枝。冒雪也。曰某蕪穢。曰某如何。曰某淺薄。曰某々如何。曰某々子姑置之。長阪曰。如某々則所謂盲蛇而已。未辨其蹊徑也。安足掛齒牙間哉。曰。雖然此亦指不勝僂之梅莊。豈無一花一枝之足觀者乎。長阪笑曰。洵然。至於似老幹夭矯如臥龍古香襲人龜井戶梅花者。則當令果無其人耶。曰恐無。曰如息軒安井翁則如何。長阪未答。驚津曰。或庶幾焉。縱論之間。淺草寺鐘已報初更。乃分手而去。

成齋曰名句即一篇警策

朗廬曰今昔之感常使人惻然況變化如今日乎

阪谷朗廬曰。有末段數句。全篇生色。

重野成齋曰。此製亭十五年前之作。較之今日諸游記。大有徑庭。則文亦有新舊之別。 丙申五月拜讀。

記墨水夜遊 舊曆三月十一日

明治六年四月八日。余偶然出門。訪三交游。皆不遇。遂訪鱸彥之。彥之獨守舍。少焉。內人某氏歸自賞花于東台。乃辦盤餐。置酒對酌移刻。天將暮。彥之曰。余欲與子賞花于墨水。子豈無意耶。余欣然曰。諾哉。乃買小舟。溯墨水。彥之停舟。遣女採蘭招矢吹某某来。四人同舟而談笑。四顧水煙蒼茫。月已上。波光瀲灩。金蛇萬丈。遙望隄上櫻雲糢糊。風輕煙靡。余謂彥之曰。古人有句云。衰世難行道。花時不稱貧。殆我輩之謂也。彥之笑曰。洵然。談笑間。舟已著花下。香雲壓頭。

悔堂曰。是南部翁詩境也。又曰拈出得好

三字一二史訣

已揭着在此

然二字為全篇眼目

南曰偶

仰見則月色朧明。婆娑乎花間。乃朗吟曰人正歸時
我正行小舟尤好載詩情銀蟾亦似解吾意故向櫻
雲堆裏橫彥之叩舷稱妙舟逾溯著魚十樓下。乃上
而酌適聞隣房醉客談笑其聲音如耳熟者就而見
之即阪谷朗廬岡天爵諸彥也相視而一笑余示舟
中詩諸彥亦稱妙欲和韻而皆醉甚。乃各分手去。是
日。余始訪某々。皆不遇而偶然與彥之遇。偶然作此
游。又偶然與阪谷朗廬岡天爵諸彥相遇。由是觀之世之人取功名富貴亦多偶然耳昔者劉昆治江陵有異績。光武問之曰。行何德政

又曰好絶句

琵南曰歡狀如覩

悔堂曰蓋有數非偶然

又曰游戲中忽發莊論觀者正襟

而至是昆曰偶然耳光武以為長者之言。命書之策。
余謂昆良吏也其異績固有足致是者然自以為偶
然此其所以為長者也今之吏余未嘗聞有治績似
昆者而多揚々有矜色何也夜歸宿彥之家頻說遷
隄花候方十分內人某氏云東台既已屬摧殘余於
是乎尤喜偶然之遊恰及時也。四更酒醒不寐。枕上
記。

琵南曰忽而想及今吏亦偶然歟

悔堂曰到底不脫偶然妙

武富圯南曰。遊墨水者之浩瀚固矣。詩之記之者。
亦必多矣。吾未見如斯篇之平實而雋永者也。此
游在八日。其偶然會遇者皆為同盟。余遊在十二

日已遲四日不及得此偶然無一記又無一詩今攬斯記歎美何已

明治癸酉小滿第三日僭觀

令藤悔堂曰僕客歲在東京泛舟墨江者五六次其所共游者皆俗侶賤妓今覽高文想見勝興不勝歆羨

訪大橋仲載遊墨隄記

余罷官後奔競之徒不復闖門余亦與奔競之徒絶獨與高人隱士相往來以樂斯道矣歲甲戌三月晦積雨初霽春色燦然乃命巾車訪大橋仲載于墨東茶話久之仲載曰美日也可散步拉栗太士遷起取路田間有一宇粉碧為飾蓋方今奔競之徒倣洋俗而造者也仲載曰此其氏所建學校也而今既已廢矣窺之閒無人仲載曰此等隨興隨滅如雲烟滅没宜名雲煙學校耳一笑而過上墨隄櫻花未開然欣欣向榮野禽和鳴頗娯道心而奔競之徒以花未開

少到午時上清歡樓飲此樓平時尤鬧熱而是日頗清冷酒酣分清歡樓三字賦詩仲載先朗吟曰久雨新晴眼更明江樓把酒話真情絃歌兩岸人皆濁惟有長流一道清可以見其抱負焉余醉甚不能沈思乃漫吟曰櫻花未發東風寒却喜紅羅不舉塵偶乘逸興訪高士來凭江樓亞字欄晴波滿眼春漫々碧柳白鷗不厭看酒醇人醉境亦靜近來難得此清歡既而雨驟至驚波漾蕩布帆峭飛一幅畫景也乃謂仲載曰東坡誇稱西湖之雨奇晴好恐不之過而我輩以無官銜之故得終日擅此勝不亦快哉近者隱士鱸彥之作快說其說快甚若使彥之會此宴亦應補入快說一則因相視大笑士遷詩亦成有花開買醉尋常事先醉櫻花欲綻樓之句真可謂不奉競人之語矣余兀々催醉眠乃將辭去仲載備車扶載余去雨未歇車夫黃油裹車而走既而雨歇捲黃油東台櫻花方開嫣然迎我恨車夫電馳而過黃昏還家子弟輩曰今日先生樂耶曰樂甚曰何故曰方今真善衛斯道者不過仲載士遷數人而已故余最喜與斯人遊今日與斯人終日對酒論志是以樂甚也乃操筆記異日將示彥之乃戒子弟輩曰此文慎勿示

春山曰忽引彥之陪襯大有姿態

陶菴曰一結尤妙

奔競之徒

大橋陶菴曰。方今真善衛斯道者云云。過稱不敢當。不敢當。然志則窃存焉。欲不負知己之言也。

小山春山曰。以奔競二字。發許多警世道話。非超曠之士。則不能作也。○仲載真高士。而今則亡矣。喜此等文者。世又有幾人乎。噫。癸未四月十又四日妄評。

春山曰伏筆妙

杉田村觀梅記

杉田村在東京南十餘里外。東面海。西負山。以梅花名。余聞之久矣。今茲癸未三月。始與學友三人同造觀焉。山上山下皆梅樹。皆老幹夭矯。著花稠密。茅茨錯落點綴其間。望之一白糢糊。如絶人煙者。余笑謂三人曰。此積雪中當有高士如袁安其人者。飢卧焉。三人曰。子之想亦奇然。我輩輒欲醉卧乎此。香雪糢糊間。耳干時海風吹衣。寒甚。乃上一酒樓。曰小泉倒一樽。乘醉訪村寺。曰妙法寺。寺前有垂枝梅一大樹。其花淡紅。有洋人飲于其下。余不甚賞而去。又上山。

下瞰村落則來時所見梅花皆歸寸眸玉屑銀沙埋沒一村余乃絶叫大奇朗吟曰海村十里白瓊瓊俯仰離迷醉眼亂茅茨埋沒野人家分明是雪不是花行穿林撼香飄靜分明是花不是雪花雪休笑望眼錯梅花不是尋常白結一句蓋用范石湖句也古人咏物可謂妙矣我輩遇此絶景不能髣髴其萬一絶借古人句以記之慙愧慙愧是日乘瀛車於東京新橋至横濱又乘人車至杉田村故我輩雖乏於勝具能一日間觀梅于十餘里外而還此亦維新文明之餘澤豈不樂哉三人者曰島田敬甫曰小山遠士曰猪野尚甫皆官人獨余清冷如衰安云明治十六年三月十二日蒲生重章子闇記

島田篁村曰杉田遊記前有佐藤一齋後有堤宅山極力描寫難復措手斯篇於梅花淡淡叙去而點綴以虚景却杉田景趣躍々如見可謂於二記外別竪一赤幟者矣

又曰今日之出處與古大異貧者出而富者處焉吾兄以清冷自居恐梅花不許之也

小山春山曰瀟灑澹宕詩亦奇古可誦余將擇冊

青能手製杉田觀梅圖煩君書諸上額焉游後二

日拜批。

村山拙軒曰。余以事不陪遊。殊為遺憾。然今讀此高作。勝景宛然。有同遊之思焉。篁村兄評。先獲我心。

杉田村之梅花勝。龜井戶之梅枝幹勝。前後而作同一觀梅而意境各別文章固貴有變化也。黎庶昌拜識

金龜樓觀月記 癸亥三日舟中

金龜樓在于東京柳橋側。東枕墨江。結構雅潔。最宜於觀月矣。癸未秋八月十八日丁陰曆七月既望。因與學友五人相約。將泛舟繼蘇子赤壁之遊。會薄暮風大起。不可舟。乃登金龜樓。張讌而待月。少焉大月外乎東岸樓上。風亦漸靜。月印江心。水光瀲灩。亦照掌中。杯酒樓上樓下俱湧金波。余擊節呼快。謂五人曰。蘇子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可謂大快矣。然當時不作賦。後世誰知其大快。今吾輩之遊。亦既快矣。不可無詩賦。乃闡韻賦詩曰。薄暮追涼兮到水

隈。不辭轟飲兮王山頹。素秋淸景兮賞心諧。莫逆良友兮笑口開。赤壁之遊兮世皆推。千古風月兮獨占來誰知我輩兮讌樓臺。金波溶溶兮凸金罍。歌闋夜既深矣。飄然蹈月而歸。五人者島田敬甫小山遠士龜谷子臧村山大樸猪野尚甫也。子臧有句云欲繼蘇仙遊已傾天下才。為之一笑。金龜樓即所謂龜淸樓余恨其名之不雅且以其酒甚美而金龜可解也改曰金龜云。

小山春山曰。不用意不費力。咄嗟成章。子闇腸中錦繡可羨也已。賞月後三日僭評。

瀧溪觀楓記

鴫村曰評定極當

東京之勝地多佳麗平行乎幽邃淸峭獨城北瀧溪稍可稱幽邃淸峭而楓樹滿山一水曲折危橋架焉小瀑懸焉眞有深山幽谷之趣方秋晩冬初之交楓葉染霜紅如猩血與碧流翠竹交加相映殊可愛矣歲之癸未十月某日余與島田敬甫小山遠士猪野尚甫同遊此地先飲于王子村扇亭帶醉閒步至橋上而回顧則幽邃淸峭髣髴乎函溪峽中因憶少時當漫遊長鋏短衣竹杖芒鞋自峽中經函山而歸。

陳衡山曰用筆幽秀頗似柳州

時屬晩秋霜葉如錦燦爛映夕陽忽溪風一陣落葉

文曰先嘗此苦故得他年之樂一苦一樂倚伏循環有數而存世之為青年者尤不可以不知此理也孫君異曰文筆簡潔無懈可擊是益得意文字

如雨凄然撲衣顧影零丁前途猶遠而趾重繭疲勞困頓班荊而憩賦詩云孤客豈無思衣錦滿山紅葉爛斜暉林間一笠飄蕭影恰似蘇秦困學歸屈指既已三十年矣今則與良友三人烏帽輕屐驩然相携笑酒佳肴醉飽而吟賞且往乘汽車返用人車何其甘苦相懸之如此也是天之所以老人才歟可不記乎遂記以示兒輩使之知甘苦之眞味

島田篁村曰俯仰感慨既一往情深

小山春山曰余無一年不遊瀧川而未有一字記之有愧于溪山又有愧于同遊者矣

芝海打魚記

明治十七年十月十三日早朝余與學友重野士德小山遠士同赴杉村公訥招於其本莊宅宅枕墨水支流公訥預艤舟而俟三人至則載酒肴棹舟到芝海是日天陰無風秋靄糢糊房總諸山在有無中海面如磁既而微雨至亦不至濕衣然舟子早已掩蓬蓬底酌酒觀打魚公訥又預命漁舟一隻先在芝海他漁舟亦數十隻皆為隊伍如有紀律者一齊拋網疾如風雨謖然有聲其所獲多撥尾公訥斫鱠魚潑剌不受刀鮮美無匹炙之芳腴溢頰皆大嚼酣醉余

駢字類編卷一百四十四 鱗介門

詞

鷗村曰黎亭君嘗業醫果精于本草學故一魚衆名皆能記之可謂多識之士矣

謂諸君曰此魚尤善變化始生俗謂之於甫兒稍長謂之須走愈長謂之伊奈即撥尾既長大謂之善良即鰤魚老大變化滿身生金毛謂之登度即魚海獺也邦俗以此魚之善變化也加冠嫁娶必用之昔者周武以白魚入舟為瑞遂取天下我邦平清盛亦以大魚跳入舟為興家之兆今我輩多獲此嘉魚亦焉知非學德日進之兆耶諸君皆曰子之言亦甚有理此遊眞非徒遊也遠士曰以今之仕進者謂之則始為等外員遂為判任官即於甫兒須走伊奈是已進為奏任善良是已終陞敕任美髯鬱々顧盼生風者登度是已衆皆大笑余又曰隱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之名言不磨眞君相之龜鑑矣今我輩無其責而反有學友切磋之益假令臧僖伯再生亦必為非徒遊也審矣衆皆曰洵然既而暮雨復至乃棹舟泝墨水而歸公訥悉公所獲撥尾於三人以為歸遺可謂快人矣公訥博學能文生長于霞浦上故精乎漁云

重野成齋曰蒲君精于名物

小山春山曰正論諧謔錯落成篇是吾子閒慣手

森鷗村曰以撥尾魚多變化喻官吏昇進善謔使讀者解頤妙々

海晏寺觀楓記

明治十七年十一月八日。島田敬甫寄手書曰。聞郊外霜楓燦如錦繡。請明日與子往觀。辱臨余家。余諾之。厥明早起了家事而至。則猪野尚甫先在。敬甫作書招龜谷士藏。士藏不在。二人議曰。瀧溪丹楓雖美。士女雜沓可厭。且昨秋已俱造觀焉。海晏寺之楓耳久熟矣。而未造觀何如。余曰善矣。乃命三車而南走。是日。天陰寒。甚已抵高繩。海風吹面寒愈甚。上一酒樓。園庭頗雅潔。曰萬清眞不負其名。酒肴亦太美。微醺耳熱。乃緩步抵海晏寺。舊時楓樹悉斬伐。僅餘二三株耳。雖有新栽者。皆稚々小楓。燦如錦繡者無有也。三人皆失望。乃上寺後小邱。巔有贈太政大臣岩倉公墓。皆跪拜。余有感焉。低徊不能去。語二人曰。公善待天下之士。頗有古人吐握之風。記十餘年前。嘗詣門乞謁。公直引見。又嘗早朝東京城時。隆冬寒甚。諸公未朝。公獨軒々至。見余先在。欣然曰。今曉寒甚。子能獨早朝。其慰勞士心如此。自古貴顯人往々驕傲。視天下之士。猶如土芥。少如公者。嗚呼公之逝已久矣。誰復能引接余輩布韋之士者。二人悵然曰。洵然。尚甫曰。龜谷士藏亦辱公知。其仕朝蓋公所推薦

篁村曰照應無痕迹妙

故墓前所獻立石華表刻士臧名云既下山憩茶榻而歸記以示士臧蓋以其所感必相同也

小山春山曰前二寒甚叙述眼前後二寒甚叙述往事俯仰留連此史遷文法子閻往々用之

島田篁村曰二篇本是平坦題目別無可出色者忽借往事反覆感慨既使滿山草木異樣增采才人筆下化權在手敬服々々

重野成齋曰冒寒早朝之事與篇首寒甚不期而相應

芝海觀月記

明治十八年乙酉秋八月二十五日學友七人相約賞月於芝浦見晴樓此夕適丁陰曆七月既望因欲追尋蘇子赤壁髙蹤也薄暮七人會于見晴樓樓三層巍然枕海而起一望萬里房總諸山歷歷歸寸眸海風自天末來捲絺吹髮凉透肌骨始欲生粟或有襲衣者既而酒至銀鱸斫膾雪白帶紅目食亦美獻酬少時大月破雲出激灩映波沈壁碎金奇光異彩燦爛奪眼七人皆呼快哉余停杯謂衆曰以最善友賞最圓月以最鮮魚佐最醇酒人間快事寧有此乎

抑赤壁之遊快則快矣然讀其賦蓋有不釋然者彼以益世之偉人謫窮荒之僻陬故籍此以自慰焉耳古人論此賦為伯夷傳縮本洵當矣衆皆曰然既而月漸高夜方深矣乃分手散七人者島田敬甫小山遠士龜谷士藏星野德夫村山大樸猪野尚甫及蒲生子闇也余欲異日倩善畫者倣赤壁圖作芝海觀月圖故悉記同遊姓名云

島田篁村曰文不用藻飾只就實境叙寫而當日情景躍然如覩非老手不能也

小山春山曰有此記文此遊可傳是日遊客咨至絲竹湧樓然良朋盍簪賞風月眞味者舍此七人而誰歟是子闇之所以欲作圖

又曰記文情景俱悉妙

村山拙軒曰叙事明備筆力勁健當日與會宛然在目余亦僅賦五古一篇唯供一笑耳

又曰子闇尤長叙事勝遊高會必有記文是不可及也

墨水觀櫻記

春山曰此文用逆叙法有味

篁村曰勝于画

或曰墨水之勝不若嵐峽余謂兩處各有妙請評以宋文夫墨水長隄十里紆餘委靡香雲靉靆自有太平雍熙之氣象此非歐文之妙耶嵐峽清溪一道曲折幽峭櫻花映青松自有清澹拗折之意趣此非王文之妙耶二者未易遽軒輊也今茲癸未四月十九日與同人遊墨水薄暮步隄上櫻花盛開枝々交加一望糢糊仰不見天身在乎香雲暖雪中俯眺隄下春波溶々清遠悠暢櫻花蔽水艷影搖曳雖巧画者不能描寫意其豐富温裕之景趣蓋似勝嵐峽矣於是乎余益覺或者之說不公而余之持論不誣也是日同遊者六人曰島田敬甫曰小山遠士曰龜谷士臧曰村山大樸曰星野德夫曰猪野尚甫皆云宜先買醉而看花乃投一酒亭酣飲敬甫大樸德夫尚甫既醉飽興盡不看花而去獨余與遠士士臧徘徊下吟賞久之而去故記以昕先還諸子諸子皆深乎文法者也不知以余之論為然耶否耶

小山春山曰以歐王之文評兩處之勝卒斷墨陀之優嵐山清新靈活酷肖袁子才同游後一日僭批多罪

島田篁村曰。化陳為新。才人筆下。無不可記之境。

敬々服々。

村山拙軒曰。同遊六人。子闇着先鞭。有此妙篇。五人無一詩一文。益為子闇才筆所壓也。呵々。

孫君異曰。以文衡花平章的當。起結映合。尤見線索之細。

墨水觀櫻記

去年余與島田敬甫小出遠士星野德夫龜谷士藏猪野尚甫村山大樸同觀櫻花於墨隄。各盡歡而歸。今年又與六人約同遊。而士藏大樸有事不來。乃與四人買舟於泉橋。此之尋常遊舫。大而敞無紙障。四方施帷幔。可容二三十人。棹夫三人。刺舟泝墨水。于時天寒。命棹夫温酒。倒數壜。舟既過東橋。艷雲彩霞。斜擁長隄。彌望十里不見寸青。乃知花候已過十分。舟逾前著隄下。水風一陣。落花繽紛亂撲舟幔。有棹雪於刈溪之趣。亦一奇遂繫舟于植半樓下。步隄上。

醉人雜還可厭。乃歸樓婢云。今日以天寒欲雨。遊人比昨日減其半。既而樓婢具杯盤。細酌閑話移刻。乃復上舟初更歸家。此遊比去年人少而興多。余竊有感焉。唐詩云。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余少時與片桐石圃霞谷等賞夜花于茲。有句云醉携紅玉名妓徐步月人影花影共嬋妍。今日舟遊不載一妓。亦自嘆其老矣。然石圃霞谷墓木已拱矣。其後同賞此花者。如阪谷朗廬鷲津毅堂大橋陶庵横山德溪北川雲沼関雪江野口松陽那珂梧樓大郷學橋木原老谷廣瀬青村諸君。皆前後相繼上鬼籍則。

篁村曰下半幅因此句發出

春山曰多少感慨

篁村曰一喜一悲無限感慨

吾輩雖老猶強健。得連年同賞此花。豈不亦至幸哉。遂記以示士臧大撲。且供明年同遊拊掌云。于時明治十七年甲申四月十八日夜也。

小山春山曰。讀到末段。無限感愴。使人欲泣。吾輩豈可不自愛乎。

村山拙軒曰。一讀使人悲喜交集。以其善紀實也。此遊再遊無可記。妙忽把朋友存歿之感。層層說出。使行歌執鬧之地。變為風雨凄凉之場。所謂化臭腐為新奇者。

島田重禮妄評。

野村君雅讌記

園々社主野村君。理盛饌。讌客于其清娯樓上。余亦與焉。始有薰魚。雞片。雞肝。醬肉。蜱蝪。糟魚。彩蛋。火腿。海蜇。雪梨。葡萄。花生。白菓。蜜桃之羞。謂之小菜。酒三行。乃有清蒸燕窩。海參。木耳。八寶蒸鴨。紅煨河鰻。白煨家猪。黃燜塊雞之羞。謂之大菜。次則進蕎麥饅頭。素麵香蕈。顚不稜。是為點心。酒罷。乃飯。其膳羞。則空心肉圓。東坡肉。數種醃菜也。衆賓皆既醉飽。座有快丈夫。高談雄辨。周旋甚力。主人指之告衆曰。此撿事木原章六君也。今日之饌。皆君之所手調理也。衆皆嘆賞。余竊謂君才敏。如此心也。清人張叟（滋昉）亦肖之。戲章六曰。天狗樣。天狗樣。皆絶倒。邦俗謂材能自誇者曰。天狗樣。張叟博學通才。已善解我俗。如此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者矣。余嘗赴讌於清國公署。賦詩有盛饌相看欲驚起。珍奇滿案不知名之句。今日之盛饌。亦可驚起也。而大同小異。清署則更有杏仁湯。蟹肉羹。蓮子羹。及甘蔗烏慈姑西瓜子之羞。而如八寶蒸鴨。紅煨河鰻之美。則反無之。因記。以謝野村木原二君云。明治十六年天長節後一日。

小山春山曰。游戲文章。盱謂唉嗶成珠者。是日余亦同饌。而不能一言述謝。可愧々々。是月念二日妄言。

村山拙軒曰。張叟之才學。而無一詩文。況吾輩乎。幸有此妙篇。可以答主人厚意也。

如水。食不知其名。大兄悉之矣。何謂不知名。抑此檢事。能浦支那饌。則又大奇。真是可天狗樣。

西啟妄言。

枕流館雅集記

明治二十一年戊子十月初四日。重野君成齋與同志謀。觴清國欽差大臣黎公。及隨員于中洲枕流館。館面江海。結構雄傑。四望宏敞。景色可賞。際晚黎公至。直東辟西面坐。其右者為陳君衡山。曾學枉駕。識之。坐其次。而南面者為錢君琴齋。亦識之。又次為孫君君異。甚熟。又次為陶君杏南。始見之。坐黎公左者為莫君宋叔。坐其次而北上者。為劉君子貞。並始見之。又次則徐君少芝。亦甚熟。外賓凡八人。同志則成齋以下凡十六人。乃川田毅卿。長松秋琴。巖谷誠卿。

三島遠叔。宮島栗香。宮本鴎北。小牧僊卿。島田敬甫。
小山遠士。岡振衣。南摩羽峯。龜谷士臧。星野德夫。井
上子德。洎蒲生重章也。酒酣。黎公詩成。有結好只憑
信與忠之句。可以觀其厚誼矣。歌舞勸酒。衆皆盡歡
而散。是日。陳君攜王梦樓先生真蹟印本數十卷来。
頒與座人。余覽之。有西園雅集圖記。宋米芾所作。摸
寫絶妙。自東坡而下凡十六人。其丰采奕々。雄豪絶
俗之趣。使人追慕不已。因歎曰。今此集亦一時名流
皆至而樂伎佐酒者十餘人。其尤者為新吉萬歲小
萬大久雛助阿兼阿福等。蓋不讓西園雅集之盛。而無
善畫如李伯時者圖之。誠可惜也。余乃姑記會者姓
氏。以存之云。

清孫君異曰。篇幅完善。序次古茂。洵非作手不辨。
篇末以西園雅集作陪。尤為本道風光。文章本天
成妙手。偶得之。佩服々々。僕擬作記。因見大作及
重野先生序文在前。只得閣筆。敬謝不敏矣。
光緒戊子九月二日拜觀。

堀氏寶刀五輪碑記

寶刀若狹守氏房所鍛。長二尺二寸五分。双如亂雲。中央鐫金字。豐公所愛佩。嘗手賜我舊藩主祖堀直寄公者也。慶長初。豐公一日遊南禪寺。過黑谷。時屬清明。櫻花爛漫。適有一婦人從僕行。聞前驅喝道聲。從容避花間。公從輿中瞥見容顏艷美。風姿楚々動人。公使就而問誰氏女。僕曰。茶博士千利休女。適鵜屋某而新寡者也。公諭之欲載而歸。女固辭曰。賤妾不幸新喪良人。悲泣未乾。安得奉箕箒後又遺侍臣諭其父利休。利休亦固辭。公嗤之。利休與大德寺僧古溪友善。嘗自刻其像。置諸寺門上。公聞而大怒曰。寺門　天皇及公卿貴官之所出入。而彼置軀其上。不遜無禮。不可不誅。乃命中村一氏就其家賜死。會利休與其徒宗嚴等講茶儀。聞命從容不驚。挿花瓶中。啜茶數椀。儀畢。徐處後事。自裁。後豐公入茶室。利休戴黒巾。立爐邊。侍女驚愕。公叱。乃滅。于時直寄公爲瞥御。年甫十七。一夕豐公謂直寄公曰。近日世上多妖怪。汝能斬之乎。直寄公乃手執此刀。賜之。直寄公曰。賜公。佩刀。直斬之。豐公曰。來。暗步庭中。無所見。唯五輪塔聳立焉。耳乃舉刀大喝一聲。斬之而復命。侍

拙軒曰。此事在方今亦當如是

又曰貞節可尚

又曰徹像可也賜死暴甚矣

又曰何其從容此茶儀之所得歟

又曰英風凛々

重陽讌集記

唐貞元間。詔肇置三令節。乃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也。吾邦亦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令節。家家張讌。明治壬申改曆以還。廢此令節。令茲戊子十月十三日正當重陽節。清國欽差大使黎公修禊酒之會。招我東京文學士數十人。余亦與焉。乃午後三時詣公署。黎公握手歡接。延之書齋。使觀其藏幅數十軸。皆宋元以來名賢書畫。真天下至寶也。衆皆喜受眼福。既而供淡黃湯。蓋鷄肉汁。益以果食。其味絶美。余詩方成。有黎公好客作高會蒲子賦詩陪雅筵

臣尋至見。則塔碎而倒地。豐公大稱其膽力。世呼此刀謂五輪碎云。庚寅之夏。重章歸省鄉里村松。親拜觀此刀。直弘君曰。豐公曰。近日世上多妖怪。蓋別有所諷而云爾。而世人附會於利休事妄也。信然。君即直寄公若干世之孫。

村山拙軒曰。事奇文奇。並足千古矣。方今世上亦多妖怪。安得借此寶刀斬除之乎。噫。

之句巖谷誠卿笑其真率徐少芝曰先生之詩天籟也不假彫琢自然古雅孫君異亦云一氣呵成別有天趣故余不復改際晚更延深室室廣若干筵窗櫺明淨華燭煌々盆栽菊花黃白半開清香馥郁詭麗如仙館罇俎既陳佳肴滿按賓主繞案而接椅膳夫進清湯燕菜清美適口醇酒加籌次進紅燒魚翅次進油炸菊芽芳香迸於齒頰次進醋溜鮮魚魚乃三十六鱗味殊美吾邦庖人所未調次進燴白木耳聞產黔深山中品最貴重是固公之鄉味歟次進椒鹽燒鴨次進糕餃洎杏酪並甘美而華筵凡得半即席

倡訓公與座客得詩又十數章矣稍憩進五香鵪鶉淡美解酒湯次進紅燒海參脆美悅口次進雞粥明骨餐次進清燉鮑魚淡滑有至味次進高麗炸肉亦奇味更有荔枝龍眼紅棗青梅雪梨霜橘葡萄胡桃杏仁西瓜子及雞片乾脡等珍羞不暇下箸既而進飣暨粥粥尤余好乃啜一盂醉飽欲睡乃辭去是日主賓凡三十餘人賓則與枕流館集略同但增長岡向山諸子耳故不復記如饗燕豐美則非前集所可比故余備記其膳羞如此於戲孔子有盛饌必變色而

作余於此會亦學孔子而已重九後一日記

徐少芝曰記實不假彫琢自然古雅是天籟也

孫異曰一氣呵成別有天趣是先生之長處

小山春山曰讀之如再臨讌集集後三日拜觀

鞠有黃花遂秋天淡鎔黃酒氣薰人飛黍公好客作高會盍子賦詩陪雅遊矮屋短檠更剪燭大觴白文飄蕭飛簷帽豪懷日月坊旌舊事頻

皇道人陶志

忘年會記

明治十五年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與小山遠士村山大樸昆野德夫猪野尚甫諧子同飲于下谷青石樓以為忘年之會酒既數行頹然皆醉不知日之暮不知雨之至百憂皆忘於是余謂諸子曰年其可忘乎哉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識況於己之年乎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記年以見進德之效未曾一日忘年也況於吾輩乎年其可忘乎哉而今奚為忘年之會也但夫不可忘故姑

與諸子酌酒以忘殘年一夕之憂焉耳非忘年也實
記年也請明年臘月復與諸子忘年於此樓可乎諸
子皆曰諾余乃以舊雨之情不可忘也篝燈書以為
忘年會記

以年不可忘翻案能忘年之意才情共
似袁公安。

是日除夕前四日。朝孔安詩。

才華煥發。筆隨意而馳。僕則謂似黃唐堂。

癸未新正五日。 涪拜觀并批。

永壽院觀菊記

永壽院。在于城之西南十許里。地名池上。主僧顗山
善養菊。稱多奇種。因一日往觀焉。其園曰宜壽。花方
盛開。黃者。白者。紫者。紅者。緒者。斑者。單瓣者。重瓣者。
細葩者。大葩者。縮葩者。紗葩者。珍奇之種。指不勝僂。
顗山曰。先師其養菊數十年矣。余用其培養法。種之
亦已有年矣。凡花菊最壽。自初開涉二月猶可賞。而
其間花容屢變。留心靜觀。亦可以養性。是非世之躁
者之所知也。古人云。菊花之隱逸者猶信矣。又曰。菊
方夜尤善放香。蓋傲霜露而然。余曰。仙家謂菊曰日

春山曰簡中有妙理

成齋加圈

精。亦曰傳延年。今此寺名永壽園。蒔宜壽於菊。相宜老圃秋容淡。旦看黃花晚節香。聯。顗山既已奉先師衣鉢。住持於此寺。又用其遺法而養隱逸之花。則亦可謂晚節香者矣。嗚呼。我奉聖人之道。徒弟之執贄受業者。前後不下數十百人。而善衛斯道而繼余志者。其數幾人為之慨然。遂記以贈顗山。明治十六年癸未天長節。用氣叶金蘭墨書。

小山春山曰。叙顗山之言。及已所得。經緯一篇。此記文別體。可謂佳搆矣。

又曰無限感慨

菜花石山兵園觀鞠記

華族石山君。善培養鞠。其所養數十種。黃白紫紅諸色。爛漫眩眼。而其葩如絲如針。指空奮起。如舞如躍。皆日奏伎。吁。亦奇矣。余觀乎鞠花。但知賞其色香焉耳。安知其舞躍奏伎哉。石山君曰。不至於使花奏伎不足曰善養鞠者。又曰培養過度。花驕而不奏伎。不及則亦餓而不奏伎。余於是嘆曰。養鞠猶然。況於養人乎。余來觀之前日。三條梨堂相公亦來觀云。不知相公亦有感於培養法耶否耶

重野成齋曰。一結妙甚。壬午十二月妄評。

小山春山曰。小題大做。子闇長技。

村山拙軒曰。自郭橐駝傳得來。而其事理迴別。故妙。小品文上乘。

総生古道人曰。以不了語諷喻。妙理在乎文字外。自是神品。壬午臘下浣拜觀。遂僭評。

聚亭文鈔卷之中終

裕也好易從根本斜遊故自天地陰陽着筆

家大人文鈔跋

有天地而後有陰陽。有陰陽而後四時行焉。萬物育焉。然則天地者。因陰陽而後始觀化育之妙用也矣。聖道之於文章亦然。因文章而後聖道顯焉。然則聖道者。因文章而後始成教化運用之大也矣。裕常讀家大人文。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有感輒記之。皆寓箴規勸懲。以諷世醒俗。因知文章不可苟作。而斯道之與文章。亦猶如天地陰陽耳。非有二也。知是理而後始可以作文。今茲丁酉家大人文鈔刻成。因書所感如此。男重裕謹跋。

良也遼乎
筭數教授
生徒故自
筒數上着
筆

此編所載凡一百有餘篇論書序記碑板及贊銘諸體畧備焉而皆即實事起筆無一虛設與彼描頭畫角蚓竅蠅聲虛飾百出自喜者異矣夫文者豈不貫道之器乎何求虛飾之為家嚴之文不求巧然篇々有寓意焉葉水心云文章不關于世教雖巧無益家嚴之用心蓋亦在于茲男重良敬跋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良
高島重瞻 同校
蒲生重瑛

48-13591

010190526955